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説卷七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施華

禮記集說卷七十九

宋 衛湜 撰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鄭氏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孔氏曰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

大司馬職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山陰陸氏曰諸侯作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是之謂明諸侯之尊卑若諸侯北面而

見天子曰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異是矣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鄭氏曰脯鬼侯謂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頒讀爲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周公有勲勞之事周本紀鬼侯作

九侯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爲年十歳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始制作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頌故鄭註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也

嚴陵方氏曰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

明武王之所以伐也詩言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則相武王者不止周公經之所言將以明周公之勲勞爾幼言其年之未長弱言其才之未強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武王卒成王年十三則處於幼弱之間不曰居天子之位而曰踐者與文王世子言踐阼同義所謂鬼侯豈髙宗所伐之鬼方歟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者將以七年致政於成王故也必待天下大服然後致政周公之志

槩可見矣禮寓於形容制之然後其形成樂寓於聲音作之然後其聲出度量寓於器用須之然後其用廣器之所宜須者不止於度量有規矩權衡準繩止一二者為言何也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以之度長短故謂之五度其形則起於璧羨而禮寓之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以之量多少故謂之五量其聲則中於黃鍾而樂寓之矣先王以為度量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考然則禮樂者出自度

量度量者寫諸禮樂此主乎禮樂故止言度量而已山陰陸氏曰泰誓三篇數紂之惡初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次曰剥喪元良賊虐諫輔後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放黜師保囚奴正士今曰脯鬼侯而已則以明堂朝諸侯故也明堂所含義衆所謂明諸侯之尊卑亦以此孟子言伊尹説湯以伐夏救民故書伊尹主伐事伊尹相湯是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故記以周公主伐事周公相武王是也若太

公者涼彼武王而已所謂涼於力爲薄成王雖幼不弱公不復踐天子之位也且成王弱武王託孤在公公於是焉辭攝以爲潔則可也以爲聖人則不足矣六年朝諸侯蓋自成王除喪始至是六年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即此朝於明堂蓋成王諒闇百官總已以聽周公自其常禮及喪畢成王尚幼是以周公權宜踐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作陽也制陰也陰制而陽作之禮樂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三朝外朝以大詢內朝以日視朝燕朝退而聽政諸侯來朝則見於大廟明堂以頒朔而已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以天下知周公攝政之久未知成王之尊於是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然猶不敢正大廟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歲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廵狩而同則爲宮於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

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制明堂位蓋周公之爲故記禮者以爲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扆南鄉而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公曰天子然負扆而立則成王自不失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於其側耳中間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與成王同坐立於斧扆之間周公曷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雖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

若固有之以爲以枝代主君臣易位學者由是紛紛至於今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也

長樂陳氏曰昔周公作禮樂以爲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是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德也故優游三年而不能作然後營洛以期天下之心而四方諸侯各率其黨以攻其廷示之力役且猶至此況導之以禮樂乎此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也蓋律呂之器寓於陰陽陰陽之數

周於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其本於黄鍾一也故度起於黄鍾之長其方象矩所以度長短也禮之意寓焉量起於黄鍾之龠其員象規所以量多寡也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未有不資於量故荀卿論禮必齊以度量樂雖起於量未有不資於度故樂記論樂必稽之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

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須度量則以道寓器以器明道夫然後天下得以因器會道中心説而誠服矣語所謂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方其始須也出以内宰掌以司市及其既須也慮其或不一也以合方氏一之慮其或不同也以行人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天下焉有不大服者哉然此特禮樂與政而已未及夫刑也禮樂刑政相為表裏而王道備其極未始不一也故又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終焉

新安王氏曰書傳稱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書洛誥等篇考之不合此稱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誥稱在十有二月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公乃命殷民丕作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於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也

講義曰制禮樂以暢中和之化頒度量以一天下之俗

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鄭氏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勲事功曰勞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

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緑縢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

孔氏曰洛誥云朕復子明辟是以王事歸授之也自此以下皆爲周公有勲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代服器案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

阜又臣瓚註漢書云魯城内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案大司徒註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爲二十四同同謂百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爲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計之得七百里案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案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三百里而

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謂之成國鄭引詩魯頌閟宫文證魯㡯開土宇兵車千乘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也知魯公謂伯禽者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長樂劉氏曰周公攝天子之政於外抗世子之法於

伯禽習成王以君天下之道於内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而教法行焉道德立焉成王由是以大成也生其身者武王也成其德存其位者周公也盖二十有二始聽天下之政而周公復歸臣位者禮北面以事成王然未足盡周公之芳烈也攝政七年緝文王之舊政賡敷於四海以盡其性以順天命三才由之各安其位萬彚由之各遂其生然後采唐虞夏殷之善法緝熙有周之猷爲以成一代之典著於六官以遺成

王俾踐於躬以為萬世仁民之矩度措周之德隆於唐虞距今未有能追之者文武成康之德遂配於天地覆載萬物無有窮也者周公之芳烈也故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先儒謂武王十二月崩成王年十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成王喪除年十三矣周公於是乃攝政至此七年王二十矣故以王事歸授之王王功曰勲言勲則國功民功從之矣事功曰勞言

勞則治功戰功從之矣

嚴陵方氏曰七年致政於成王即洛誥言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矣周公之功格于上下宜成王有以報之詩言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若是則封周公之子而已然封周公之子以承周公之祀是乃所以封周公歟故經之言如此孟子言齊魯之地方百里蓋伯禽以侯爵受封故也周官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則其食者百里矣王氏謂

并附庸言之則為四方百里孔子以為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以為東蒙主非魯有其地也且在邦域之中則附庸故也并附庸止於方四百里而此又言方七百里者是亦兼附庸而已以理推之并附庸而方四百里者侯之常封也并附庸而方七百里者非常之封也以諸侯則常封而已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其出於非常故特曰錫焉詩言俾侯于魯書言魯侯伯禽則魯受侯爵也明矣

然魯既受爵而此又或稱魯公者蓋公侯皆有國者之所通以伯子男之稱侯則侯之稱公不為過矣國君之子稱公子亦以是也革車兵車設之以革也千乘謂出千乘之賦也井田之法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出車賦以給軍故以革車言之詩又言公車千乘者以輸國言之則曰公車以給軍言之則曰革車其實一也

慶源輔氏曰始言周公相武王伐紂未至於天下大

服則公之職未終也然則周公之攝也欲終已事而已終已之事所以終文武之事成王以流言之故始蓋有疑於周公矣及其感金縢之事視天變之速然後悔其前日之非既悔而褒崇周公故不能無過當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豈以周公常攝天子之位邪非周公之意矣

盱江李氏曰或問魯用王禮如何曰成王以周公勲勞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稱

文王郊后稷皆僭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祀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饗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新安王氏曰此漢儒夸辭不可信也周禮雖曰諸公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為方百里安得有七

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且周公身為三公又為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其辭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耶

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

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鄭氏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

孔氏曰下云季夏六月禘禮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以有事於上帝故鄭知建子之月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為魯故此云魯郊日以至祭天尚質大路一就知是祭天所用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殷白牡車乘殷大路也弧以竹為之其形為弓以張縿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弓衣謂之為韣周禮日月為常又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故知魯不祭

嚴陵方氏曰周制郊以建子之月所以迎其氣之生禘於建巳之月所以順其位之正此魯所以於孟春祀帝於郊季夏禘周公於大廟魯人郊禘不用周之牲路而用商之牲路何也蓋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經言天子之禮其以是歟故郊特牲言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而謂之僣也凡旂建於車者皆言載此曰載弧韣旂則以建之於大路故也覲禮言載龍旂弧韣則與此同義十

有二旒則天之數也日月之章則天之明也郊所以明天道其謂是歟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之載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歟且大司馬言王載大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焉此亦隆殺之微意也山陰陸氏曰孟春不言正月著魯卜郊卜日其從之疾也

穀梁曰我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人臣用天子之禮樂故其言婉而成章如此據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慶源輔氏曰變公為君以下所云非公之事也後言君卷冕立于阼亦以此

新安王氏曰鄭謂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

大路殷祭天車也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蒼帝靈威仰也魯不祭昊天上帝鄭説也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旗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

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爼用梡嶡

鄭氏曰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宫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黄彝也灌酌鬱

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
篹籩屬也以竹為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
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
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為之距
孔氏曰自此至下也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
物具備之儀牲用牡者尊敬周公不用已代之牲故
用殷牲尊用犧象山罍者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
犧讀如沙沙鳳凰也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

然或作獻字齊人之聲誤爾此犧尊周禮春夏之祭
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
獻尸也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此象尊周禮春夏之
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
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
饗朝饗之祭再獻所用今襃崇周公禘祭雜用山尊
不知何節所用也鬱尊用黄目者鬱謂鬱鬯酒黄目
嘗烝所用尊崇周公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

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薦用玉豆者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雕篹者與豆連文故知籩屬形似筥亦薦時所用篹既用竹不可刻飾故知雕鏤其柄鄭註飾其直直謂柄也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之故曰玉琖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以其非正獻故謂

之加于時薦加籩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内宰所謂瑤爵也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是夫人再獻記諸侯為賔用之以獻尸雖非正爵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梡嶡者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案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直有脚曰梡虞氏尚質未有餘飾也加脚中央横木曰嶡

夏世漸文故也

長樂劉氏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者此謂后稷之廟在魯者也魯有閟宮則姜嫄之廟也魯郊於天以后稷配非無廟也周公薨於周而廟祀於魯三年之喪始畢則以天子之禮樂禘祀周公之主於后稷之廟所以審諦其昭穆之序也然後周公之主始安於其廟之祀禘祫由之行焉

長樂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而牲則用白牡者

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書言文王騂牛一者也蓋以周公之勲勞不必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乎王然無以别之則不足以辨君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白牡騂剛乃其意也犧者牛也而用事於耕者也象者西方之獸而致用以白者也於尊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内也罍也者貯酒而給於尊也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則罍之為器大矣謂之罍者有雷之象蓋雷出於時則利於物而反之則為

災器之名罍謷之而已經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禍乃其意也山也者止而安者也而罍以山者所以安於神司尊彝有山尊與此類也玉者陽精之純而通神明者也故於瓚所以用玉圭者鋭而有生物之利也故瓚之柄所以用圭豆之飾與瓚同意簋則以竹而無事於雕雕之者以其質而有取乎文也璧者圜而有天體之象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為酒戒也玉為陽故君以玉琖獻

尸璧之體有降於王故賔長以之然散於角亦非所以施於尊者禮曰賤者獻以散卑者舉角是也言加則知非正爵

嚴陵方氏曰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嚳者周祖之所自出也故祭法曰周人禘禮而已凡六畜皆謂之牲蓋取夫能生之而後可殺故也所謂黄目即黄彜也而又曰鬱尊者以鬱鬯之所實也瓚柄之形必以圭者圭為東方之器東方純

陽君道也故用圭至於夫人則用璋而已以其隂雜之故也與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同意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名雖不同至於用玉則一而已然此止及璋者蓋舉大足以兼小而婦人之從夫可知矣天子飾豆以玉諸侯以象玉豆則天子之豆也以玉以象則與笏之所用同義且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唯其所容有加於琖也故又因以為加焉

馬氏曰黄目者以黄金為目也郊特牲曰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玉豆所薦謂葅醢之屬水草之和氣也雕篹所薦謂陸産之物也凡器飾之以玉者皆貴文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言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則以禘祀公而已非以禘公也用卜而後用之用重此也以二之而已據加以璧散璧角玉琖仍雕言雕則玉不純矣下

於周故也灌用圭璋故加用璧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先言璧散蓋禮正獻以小為貴者加獻尚大正獻以大為貴者加獻尚小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今曰薦用玉豆外無他豆也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今曰梡嶡梡嶡外無他俎也

新安王氏曰周官有鬯人鬱人不知鬱謂之秬鬯鬯人供之煮鬱金和鬯酒謂之鬱鬯鬱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圭瓚則諸侯可用鬱鬯宣王嘗以圭瓚秬鬯

二卣賜文侯周公在東都曰成王嘗以秬鬯二卣命周公禋於文王武王則秬鬯圭瓚魯公必受此賜無疑案禮秋嘗冬烝祼用黄彜黄彜即黄目賜諸侯或一卣或二卣不言黄彜何也卣乃中尊葢黄彜别名或謂尊有三彜爲上卣爲中罍爲下失其義矣凡祼天子諸侯用圭瓚后夫人用璋瓚瓚者其槃圭其柄也故欝尊有黄目祼有圭瓚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僭天子之禮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鄭氏曰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

孔氏曰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清

廟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案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爲大武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爲武王樂也朱干玉戚者赤盾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王著袞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大武之舞

也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是也鄭引周禮靺師以證經之昧樂又引小雅鼓鍾之詩以證南蠻之樂任即南也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

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相反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者言皆於大廟奏之質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也

馬氏曰歌者人聲也匏管者竹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者所以貴文也堂下以匏竹奏象武者所以賤武也周公之德妙而不可知所可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文德成於制作之間武功存於征伐之際故章其武功則錫之以武樂彰其文德則錫之以夏樂蓋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文服也服冕服而舞大武者以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積者服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以守其文也裼

者服之見美也皮弁素積掩蔽其文而不顯故裼衣所以顯之也

山陰陸氏曰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即言下管象嫌歌象同作祭統言而嫌明堂位下管象同作也仲尼燕居言而嫌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以不嫌遠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故見而襲以舞大武弁而裼以舞大夏内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不言大武大武蓋深矣又在其

後　又新說曰積與弁文服也皮與素則陰矣故以舞大夏干與戚武器也而朱與玉則陽矣故以舞大武此陰陽相成之義陽以陰成之故裼武也而以舞大夏陰以陽成之故冕文也而以舞大武　又曰大饗之禮與宗廟同故亦升歌清廟下管象而舞大武大夏燕居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繼之夏籥序興是也養老之禮則異於大饗故升清廟下管象其舞則大武而已無夏也蓋武降大夏一等文王世子登

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是也燕禮則有勺而無大武蓋勺降大武一等儀禮所謂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舞樂合樂則勺是也

嚴陵方氏曰武爲征伐之名夏爲文明之地武王以征伐之大功而戡亂於商故其樂謂之大武夏后以文明之大德而受禪於舜故其樂謂之大夏以武爲征伐之名故武王之號因以同其樂以夏爲文明之地故夏后之樂因以同其國焉然則大武者武舞也

大夏者文舞也干必以朱戚必以玉者文舞也干必以朱戚必以玉者朱為含陽之色玉為陽精之純朱玉德也以見先王有德而立武焉弁必以皮積必以素者皮無經緯之文素無繪繡之功皮素質也以見先王不以文而滅質焉於武言干戚以見文之有羽籥於夏言裼則知武之為襲其言亦相備而已然其樂先文王之歌而後武王之武者時之序也其舞先武王之武而後夏后氏之文者事之序也先王之時

祭必用夷樂蓋中天下而革立四海之民而役之得其懽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君子之所樂也故周官有韎師及旄人鞮鞻氏之職者以此東方曰夷而與蠻戎狄通謂之四夷者猶之公伯子男通謂之諸侯也且四夷之習俗雖各不同至於與夏相反皆易而無文則一而已然而夷樂有東南而無西北者亦隆殺之微也東為四夷之長對蠻之小為大焉周官專以韎師掌之者以此周之化自北而南南於豐鎬為尤

遠焉詩言以雅以南經言胥鼓南者以此昔成王欲報周公勲勞故其命以樂也以諸侯為未足又命之用天子之樂以時王為未足又命之用先王之樂以中國為未足又命之用四夷之樂則所用廣矣故曰言廣魯於天下也

長樂陳氏曰考之於經舞干羽於兩階則文舞於東階武舞於西階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何則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
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
而後大夏詩簡兮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乃言左手
執籥右手秉翟則先萬舞而後籥翟漢之樂亦先武
德之舞而後文始之舞唐之樂亦先七德之舞而後
九功之舞然皆先武而後文葢曰武以威衆而平難
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
又曰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大於武舞故舞

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干所
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
設錫是也玉戚剥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剥圭以
爲柲柲是也蓋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
者為主而待敵者非德也故其宣布著見以為事者
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温純之德爾此武舞
之道也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文聲由陽來故執籥
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天子之

樂如此則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世裒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掃地可知矣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蓋公羊所傳者誤也然朱干玉戚之舞國君躬與焉祭統曰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　又

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
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葢四夷之樂東曰韎南曰
任西曰侏離北曰禁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
名之服色則韎是也聲音則侏離是也其他不可以
考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掌教四夷之樂韎師則
掌教東夷之樂而已然韎師之樂施於祭祀大饗而旄
人鞮鞻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葢東於四夷為長饗
於燕為重觀韎師曰師旄人鞮鞻曰人與氏師則序

於前而人與氏序於後則夷樂之别可知矣先王之
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哇不可以雜雅
蓋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内也觀夾谷之會優儒
之樂奏於前而孔子譏之東漢元日僤國之樂作於
庭而陳禪非之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蓋陳之於
門而已厝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升歌
清廟下管象説見文王世子
慶源輔氏曰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鄭氏曰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内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

也

孔氏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總稱房爾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鄭引詩鄘風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證副是王后首服案周禮褘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服褘衣則后

服之上者故鄭云禕王后之上服也迎牲于門謂祼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孰并酳尸之時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籩及祭祀之屬當祭之時令百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

長樂陳氏曰阼者明陽之地房者幽隂之地君於阼

法陽之道夫人於房體陰之道天子六冕有衮冕諸侯出而有君道故其冕亦如之而王后六衣亦有褘衣以從王祭祀諸侯之夫人從夫之爵則禮當服焉鄭氏以為二王之後誤矣

嚴陵方氏曰卷冕即衮冕也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而王亦被衮以象天以其九章之威服之有章者窮於此故也首飾以副為名者首以髮為正飾則副之故也君立阼夫人立房中所以順陰陽之位而已

祖則肉體露故曰肉袒然人勞則如是必肉袒迎牲將以親射親割而致其力故也迎牲于門則薦豆籩于室可知牲則於外男子之事故君迎之豆籩則膳羞婦人之事故夫人薦焉與五官奉六牲六官奉六齍同義經有言籩豆何也九籩則豆從之周豆則籩不必從也故禮器言天子諸侯之豆數鄉飲酒言五十六十之豆數未有特言籩者若晉侯饗季孫宿有加籩而武子辭則雖或特言籩固亦有豆矣周

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序則先籩人而後醢人焉葢以籩尊而豆卑故也及其並陳則籩居邊而豆居裏然則以尊卑言故曰籩豆以內外言故曰豆籩其實一也君與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賛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司寇奉犬之類也其職雖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焉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爼而代之葢謂是矣廢職則職不揚矣

服大刑肆師於祭之日誅其怠慢者是矣

山陰陸氏曰君出迎牲卿大夫從矣而後夫人薦豆籩命婦贊夫人男女相辟别嫌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亦以此命婦贊夫人言贊不言相優魯也據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

慶源輔氏曰周公人臣而用天子禮樂之祭宜人之心有所不服今也執事之臣各舉其職而無怠慢之意至於一有廢職而不舉者則亦自服於大刑至此

然後知天下大服而不以周公爲不可用天子禮樂也此皆魯人誇詞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鄭氏曰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

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得祭之事魯在東方朝必以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巡守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

侯頎前待乎竟故也祭社祀祊大司馬職文祊當為方四方句芒之屬也

長樂陳氏曰夏以飲為主故於祭謂之礿秋以薦新為主故於祭謂之嘗冬則物之衆而可進也故謂之烝春言社則知秋獮者亦祀方也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秋言獮則春社亦蒐也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

嚴陵方氏曰言夏礿秋嘗冬烝而不及春祠與王制

言烝則不礿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礿為春祭爾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與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為主秋社以報為主春省以耕為主秋省以斂為主爾此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故也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之者以此凡此亦諸侯

之所同然特魯行之蓋禮有所隆爾

講義曰此不言春祠先儒謂魯在東方王以春東巡狩則魯闕春祭朝常用春當朝之年則亦闕祭非也特經有脫文耳祭不可闕也

馬氏曰天子大蜡八凡此者天子之祭也而魯以周公之功故得用之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鄭氏曰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臯之言高也詩云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門及廟制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髙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引大雅文王緜之詩證諸侯有臯門應門也

盱江李氏曰鄭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大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大廟亦如明堂矣若周之大廟制如明堂魯之大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大廟如周之大廟也何不曰大廟天子大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饗帝告朔當放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略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作大廟以天子明堂之制作庫門

以天子皋門之制作雉門以天子應門之制鄭司農云天子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中門也周官所謂中門之禁蓋在是矣禮罕夫執木鐸以令于宫自寢門至于庫門以此君復于庫門亦以此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亦以此君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亦以此然則左宗廟右社稷在庫門之外雉門之内故君出疆薨入自闕孔子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此大廟在

雉門之內之證也庫門應在內今在外者魯王禮也使雉門之外又有門焉據天子一曰臯門二然後曰雉門

長樂陳氏曰臯者始事之辭記曰臯某復周官有臯舞皆始意也五門始於此故曰臯王之庫藏在焉故曰庫有雉之象故曰雉對於路門而為布政教之所故曰應五門以路為大故曰路此言庫雉而不言路者以路為門之大天子諸侯無嫌於不同故也古人

出一號發一令皆聲以警之故振木鐸於朝鐸有以金為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為秋秋則其氣肅而以殺為主故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有以木為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為春春則其氣温而以生為主故所用多在乎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於市而語稱孔子之徳亦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也此皆天子之政也

清江劉氏曰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皐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皐應畢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乃立皐門乃立應門書曰二人爵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内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門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宫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指虎賁

而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於北門之外大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無道庫雉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譏兩觀不譏雉門也無道臯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外朝在臯門外治朝在應門內內朝在畢門內畢蹕也王出至此則蹕也師氏掌焉應應也王

居治朝正天下之政海內莫不敬應也臯告也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内治朝在雉門之内内朝在路門之内謂之庫雉者諸侯不敢處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閒于兩社為公室輔者是也嚴陵方氏曰天子五門自内而出一曰路門路大也

正寢之門二曰應門應和也路門倡之應門和之三曰雉門觀闕綜於此四曰庫門器械藏於此夫觀闕所以垂象爲民極則縶之於五門之中亦宜矣器械所以除戎器戒不虞則備之於外門之內亦宜矣五曰皐門皐緩也近則廹遠則緩皐門爲五門之遠者故也名以庫門而比天子皐門之制名以雉門而比天子應門之制自外而入則皐門近庫門故庫門比皐門之制自內而出則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

之制皐門在外故自外入言之雉門在内故自内出言之且庫雉者天子之所獨皐應諸侯之所同必以天子所獨者為名取其别於諸侯也止於諸侯所同者為制又以降於天子也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宫正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亦此意也

禮記集說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至八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徐 敦

禮記集說卷六十

宋 衛湜 撰

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鄭氏曰山節刻欂盧為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窻也每室八窻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

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大廟之飾鄭註欂盧今之斗栱也侏儒柱梁上短柱也重檐者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鄭云重承壁材也刮楹者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謂牖戶通達詩云塞向墐戶故知鄉為窻牖也反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

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於坫上故謂之反坫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亢舉也為高坫受賔之圭舉於其上也䟽屏者䟽刻也屏謂之樹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桴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鄭云桴思也此皆天子廟飾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

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略爾天子用

其詳而魯用其略也

嚴陵方氏曰刻節為山取其有鎮而已飾梲以藻取其有文而已復廟復猶傳所謂複道之複坫奠圭與爵之器也反坫者爵坫也崇坫者圭坫也凡器仰之為正覆之為反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反坫亦可以崇爵矣獨於圭曰崇者措圭之時無反覆之異故也出尊者爵坫在尊之外也凡物在内為入在外為出故在尊

外則曰出康圭者圭以坫而康也凡物措之則康故以措圭曰康圭此皆天子之禮故臧文仲山節藻棁管仲反坫塞門君子以為僭焉

長樂陳氏曰廟所以事死復有歸根而靜之義㓷其楹則有潔意而潔也者齊戒以事鬼神之義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意也於屏言疏疏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通之者以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金華應氏曰復廟重檐深嚴邃密於內以為神人祭祀居處之所即詩之所謂寢廟奕奕是也前殿曰廟後殿曰寢總而名之則皆曰廟蓋内雖宗廟外具朝廷之體故天子受覲於此納聘於此諸侯聽朔於此聘享於此焉楶峙而仰承欲其安靜故刻以山鎮之象而亦有草木蒙茸之狀梲細而俯倨欲其髹爛故繪以藻荇之文而亦有水勢流動之狀非嚴密靜深則不足以安神靈故復廟以邃其藏而重檐則又以

避風雨也非絢麗赫奕則不足以昭物采故刮楹以華其飾而達鄉又所以通日月也稠複重固幽而神之也開通洞達顯而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刮楹其一隅也大廟旅楹徘徊皆有柱達鄉若今偷柱使前達也反坫反爵之坫崇坫崇矣康圭使圭安焉出尊使尊見焉尊爵之所從也康讀如字坫崇則嫌或不安故謂之康疏為疏於其上

慶源輔氏曰反坫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備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鄭氏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春秋傳曰大路素鸞或為欒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車其制各別路即車也

鉤曲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
案桓二年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
路亦祭天之車祭天尚質故鄭云素也
長樂陳氏曰鸞在衡和在式鸞鳴則和應唱和於自
然故虞氏之車以之鉤者曲也致曲以趨時者人之
道故禹之車以之大路繁纓一就周官謂之木路木
則質而其制略殷之道略於周故車以之乗路繁纓
之就十有二周官謂之玉路玉為陽之精而其制文

文之盛莫過於周故車以之

嚴陵方氏曰鸞車車之有鈴者必曰鸞取其聲之美也若鸞刀謂之鸞亦以是而已鉤車取其形之曲鉤邊謂之鉤亦以是而已車之有鸞自虞氏始也車之有鉤自夏后氏始也以其尚素而於道為大故曰大路若大圭謂之大亦以是而已以其最貴而尊者所乘故曰乘路若乘馬謂之乘亦以是而已周尚文故其路名之以乘而飾以玉然於鸞於鉤曰車於大於

乘曰路何也曰車則上下之所通曰路則尊者之所獨以其上下之所通故或以鸞車爲遣車爲冢人言鸞車象人是已或以鉤車爲兵車爲司馬法言鉤車先正是已以其尊者之所獨故大路乘路殷周乘之以祀而已郊特牲言乘素車貴其質是殷以大路祀明矣巾車言玉路錫樊纓以祀是周以乘路祀明矣夫路以大言之也人君大物者故所居則曰路寢所乘則曰路車也

山陰陸氏曰詩曰鸞聲鏘鏘又曰鉤膺鏤鍚則車皆有鸞馬皆有鉤鸞車言和鉤車言正大路言道乘路言德

慶源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言之意者殷周始稱車為路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

新安王氏曰路即車也舜時始有鸞和故其路謂之鸞車夏始鉤車大路木路也殷人以此為重故謂之

殷路周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則有金路封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玉路非魯所敢僭故郊禮反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為玉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鄭氏曰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為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

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旌旗有虞氏之緌但注旄竿首未有旒縿夏后氏之旂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縿大白謂白色旗大赤謂赤色旗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鄭引周禮巾車職文必知緌為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

金華應氏曰子華子曰舜建大常則車服之等辨於

下旂常之數備於上至舜而已詳世本云奚仲為車
正建旗旐辨等級則車旗之制至夏而寖詳然舜車
惟有鸞和而已夏則鉤之而曲商復反之於質至周
飾之以玉而益文矣舜惟建旂常耳至夏則復綏之
以羽旄綏者旒之係於繩而華者也商復以素為飾
周赫之以大赤而又加明矣
長樂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而已此有虞氏所以謂
之旂也至於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西主

殺而屬乎義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之色南者離之位文明之象也故周之旂以之

嚴陵方氏曰旂飾以龍以象春綏飾以黑以象冬大白以象秋大赤以象夏綏即巾車所謂大麾是矣大麾色黑而質且旂即所謂交龍為旂者是也大白即雜帛之物也大赤即通帛之旜也唯麾不在九旗之數故特以綏名之

山陰陸氏曰車旂言四代馬言三代尊言四代其爵其彝其勺言三代簋俎言四代豆言三代祭言四代其旌其酒言三代韍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重者舉四亦言之法若樂言伊耆氏之土鼓女媧之笙簧與四代之樂矣其鼓其簨虡舉三代可也

夏后氏駱馬黑鬛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鬛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鄭氏曰順正色也白馬黑鬛曰駱殷黑首爲純白凶

也騂剛赤色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尚黑故用黑鬣駱白黑相間也殷尚白頭黒而鬣白從所尚也然類三代俱以鬣為所尚也蕃赤也周尚赤用黄近赤也剛壯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壯黒亦壯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

嚴陵方氏曰馬以毛物為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皆以鬣言之剛公羊氏作犅盖牛也牡言其

質也剛言其性也言三代如此則夏后氏尚黑其亦用牡可知故書言湯用玄牡而釋者以為未變夏祀也郊特牲言牲孕弗食祭帝弗用周景王時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犧雞且用牡而況牛乎蓋陽貴陰賤不得不然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魯雖兼用四代服器等物皆有所殺也駱馬黑鬣即視乘驪白馬黑首即視乘翰黃馬蕃鬣即視乘騵然則駱馬黑鬣夏后氏猶以為黑白

馬黑首殷人猶以為白黃馬蕃鬛周人猶以為赤蓋君子不以下妨上小妨大如此白牡言牡而已周然後稱剛殷白牡周騂剛不言尚尚不疑也

慶源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周言剛夏殷亦剛也殷言牡則夏亦牡也夏言尚則殷周亦尚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鄭氏曰泰用瓦著著地無足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故知泰用瓦罍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然殷尊無足則泰罍犧並有足也犧象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

嚴陵方氏曰泰司尊彝謂大古之瓦尊蓋彼名其質

此名其義故也山罍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諸臣所酢之罍也以山罍為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為尊因謂之壺尊也著讀如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無飾為質有飾為文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鄭氏曰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幷標名於其上琖以玉飾之斝亦爵形而畫爲禾稼斝稼也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

長樂陳氏曰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爵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而斝有耳焉

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瓘斚則三者之飾可知矣詩曰洗爵奠斚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斚之卒爵而飲之琖斚先王之器也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斚及尸君非禮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斚殷尊名也而爵亦名之者以爵有從尊之義故因以名焉殷質故也若行葦所謂尊斚者爵也司尊彝所謂斚彝者尊也爵則為爵之形以承

之周尚文故也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者自周始然爾若所謂一升曰爵夏則一升曰琖殷則一升曰斝也不然則由周以前止有爵之名由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

山陰陸氏曰琖以齊言斝以斚言爵以酒言知然者盎齊亦或謂之棧酒斚尊一名斝彝知之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鄭氏曰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頭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斝畫為禾稼黄目以黄金為目鄭引周禮以下司尊彝之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斝彝黄彝義亦然龍勺勺為龍頭疏謂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刻

勺為凫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其末微開也
長樂陳氏曰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
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
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勲而不廢撫
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
彝之為常可知矣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黄目
彝也記曰鬱氣之上尊雞斝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
然彝之為器不特飾以雞鳥黄目虎蜼之象而已凡

邦國之約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是也凡臣之有功銘於此祭統勤大命施於烝彛鼎是也蓋臣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勤大命者施於烝彛鼎則三時之彛不預也　又曰雞者司晨之始則陰盛而陽微裸所以求諸陰故夏后氏以之若夫司尊彛以春言之者春則所謂時之首焉者也龍勺龍陽中之陰也淵潛而為仁以澤萬物故夏以之斝以跳者亦前跳昪之意蒲之為物柔而順有懐柔百神之意

嚴陵方氏曰罍尊所以實祼鬯之尊也夷以對險夷者道之常險者道之變故孟子引烝民之詩變彝為夷者以此勺用以酌酒者疏與疏布之疏同而與疏屏之疏異蓋疏而通之無他飾焉

山陰陸氏曰六彝雞東方也鳥南方也虎西方也蜼北方也黄彝竿彝中央也鄭氏謂竿畫禾稼龍勺為龍頭蒲勺為鳧頭疏勺為雉頭經曰雉曰疏趾龍勺以能施為義疏勺以能不淫為義蒲勺以能不溺為

義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鄭氏曰蕢當為凷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拊搏以韋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用古代之樂及四代樂器土鼓

謂築土為鼓蕢桴以土塊為桴葦籥謂截葦為籥說者以伊耆氏為神農

嚴陵方氏曰古者以土為鼓未有鞸革之聲故也蕢桴者以凷為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葦籥者以葦為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拊搏揩擊言所以作器也或言其器或言作樂互相備也與益稷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

互相備也

山陰陸氏曰伊耆氏之樂如是而已故曰伊耆氏之樂也據四代之樂器也樂舉遠古器舉近世樂性情也與生俱生者也器形而已據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中琴言琴小瑟言瑟略之也書言戞擊鳴球搏拊琴瑟記言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者盖搏拊治亂以相是也治亂在下堯舜之事治亂在上殷周

之事球璞也磬器也琴瑟器也大小形也堯舜言璞殷周言器堯舜言器殷周言形又書言搏拊言戞擊記言拊搏言揩擊搏取聲深拊取聲淺戞取聲深揩取聲淺亦堯舜殷周之辨也且言玉磬等物總舉四代與他物異則以樂統同禮辨異故也

長樂陳氏曰中央為土以土為鼓則中聲具焉以蕢為桴則中聲發焉以葦為籥則中聲通焉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通中聲故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而

蜡祭之禮亦始於此故周官有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士為之則伊耆氏非古有天下者之號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葢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為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四代之樂器雖損益不同其能外乎八物哉虞書述舜樂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樂器成於有虞氏備於三代也琴瑟之器士君子

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聲應相保而為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也自土鼓至葦籥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而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具矣施之周公之廟固足以報功施之魯國亦難乎免於僭矣樂書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

毁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毁象周之文武二祧

也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毁其室故云文世室武

公有武德其廟不毁故云武世室案成六年立武宫

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

卒後其廟不毁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

魯國而已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

因武公其廟不毁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新安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可援文王為比也若夫武公乃伯禽玄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

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有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昭穆遞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世室既遠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鄭氏曰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

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頖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為廩以藏粢盛鄭註古者至樂祖大司樂文於此祭之者謂於此瞽宗祭之大司樂云祭於瞽宗是也

橫渠張氏曰四代學名多不同要之皆是學可解則解之不可解何必强為養老尊賢之地也瞽宗云善聽教歌於此則瞽蓋太師之官也後世樂正雖未必瞽其學則不害亦謂之瞽宗也

嚴陵方氏曰米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庠以善養人期於充實也序也者射也射有偶然而以序進焉必曰序則主以禮教故也瞽宗者瞽人之所宗而樂祖在焉必曰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頖宫者天子曰辟廱

諸侯曰頖宮辟言辟以禮廱言廱以樂頖宮雖半辟廱之制亦兼禮樂以教之故也有虞氏以善養人而未及乎禮夏后氏及乎禮而未及乎樂殷人及乎樂而禮樂未能兼備兼備之者在乎周而已此周所以為文之盛歟然孟子言殷為序而此以夏為序言周為庠而此以虞為庠者盖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其實一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

鄭氏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

棘

孔氏曰定四年左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國名子都拔棘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為戟

嚴陵方氏曰凡此即周官天府所藏大寳鎮寳之類是也

王氏曰大寳鎮寳皆寳器也非以道勝滛不能伐而得之非以德服天下不能受其獻也故為之先者以能得其傳為榮為之後者以能守其傳為善是皆天子之事左氏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則大弓也則魯得有天子之器固明矣凡五兵之用遠

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戟者刺之弓為五兵之始戟為五兵之終此言棘與弓則五兵之用略具故戎器必以是為言焉

山陰陸氏曰以周賜我為夸故曰天子之器也其言天子之禮之祭之政之廟飾之戎器以其為夸一也

大璜封父龜傳所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一繁弱豈以善中名之與大弓武王之弓也

周公受賜藏之魯公羊曰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也夸辭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寘我鞉鼓周頌曰應朄縣鼓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犧者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

孔氏曰鄭引殷頌那之篇證殷楹鼓引周頌有瞽之篇證周縣鼓垂之所作調和之鐘叔之所作編離之磬女媧所作笙中之簧三者先代之樂魯皆有之案舜典垂作共工鄭不見古文故曰堯時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姓承包犧制度始作笙簧鄭註和離謂次序其聲縣聲僻和也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聲希疏相離

嚴陵方氏曰楹以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為在下故特

謂之鼓足馬與司服言弁則曰弁服屨人言屨則曰服屨同義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鍾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

山陰陸氏曰不言足鼓而曰鼓足言足固宜在下也和鍾編鍾也離磬特磬也

長樂陳氏曰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虡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耳　又樂書曰正北之坎為革則鼓為冬

至之音而冐之以啓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柷鼓敔鼓瑟鼓琴鼓鍾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葢鼓制自伊耆氏始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春秋之時楚伯棼射王鼓跗豈夏后氏遺制歟周官大僕建路鼓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為

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可知商頌曰置我鼗鼓是也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𣌭縣鼓則縣鼓周人新造之器始作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為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唱始之樂歟鍾之為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鍾和聲之鍾非淫聲之鍾也磬之為樂編之則雜離之則特叔之離磬特縣

之磬非編縣之磬也和鍾始於垂或謂之鼓延景為之或謂營援為之離磬始於叔或謂古毋句氏為之或謂伶倫為之豈皆有所傳聞然邪古者造笙以匏為毋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宫管在中道達陰陽之沖氣象物之植而生故有長短焉太蔟之音也蓋其制法鳳凰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是

已詩曰吹笙鼓簧則笙簧笙中之簧也笙簧始於女媧氏而世本謂隋為之豈隋因而循之者歟詩曰並坐鼓簧又曰左執簧傳曰鼓振虡之簧則簧又非笙中之簧也簧之為物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竽笙簧十三或十九水火合數也竽簧三十六水數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鄭氏曰簨虡所以懸鍾磬也横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𧏮屬羽屬簨以大版為之謂之業殷又

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

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案考工記筍飾以鱗此經并云虡者葢夏時筍虡之上皆飾以鱗至周乃別故云龍簨虡殷則於簨之上刻畫木為崇牙之形以挂鍾磬也詩周頌云設業設虡業虡相對故鄭知業則簨也其實簨上更加大版刻崇牙謂之

業故詩大雅云虡業惟樅是也翣扇也言周畫繒為扇戴小壁於扇之上

嚴陵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簨虡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翣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虡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虡飾以蠃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鍾磬之筍皆飾

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横之設以崇牙則其形髙以峻虡則植之設以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葢筍虡所以縣鍾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是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鄭氏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

孔氏曰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簠簋連文故鄭云皆黍稷器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此註云未聞者瑚璉之器與簠簋異同未聞爾鄭註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誤也

長樂陳氏曰敦者養人之厚也璉者養人而不絶者也瑚以玉為之玉者美而有充實之意養人以為充實者瑚之用也簋以竹為之竹者和而有節意養人

所以能節者簋之用也食所以養陰自其數而觀之則以兩以四以六以八豈非陰數而愈備於前歟

嚴陵方氏曰兩敦若内則所謂敦周官所謂玉敦是矣四璉六瑚即孔子謂子貢為女器者是矣釋者以為宗廟之器焉八簋即伐木所謂八簋是矣皆黍稷之器也故每用陰數之偶則與籩豆同義曰敦曰璉曰瑚曰簋則所命之名不同也或兩或四或六或八則漸增其數也

山陰陸氏曰敦亦簋也蓋設以對故謂之敦兩謂之對則四謂之璉可知瑚言蓋蓋之而不可知也簋言底軌所同也同而後受之字或作匭以此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苽一名彫胡蓋以其器名之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鄭氏曰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

横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
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
大房椇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
孔氏曰虞氏質未有餘飾故鄭知梡有四足而已嶡
謂足横辟不正鄭註嶡之言蹷謂嶡足間有横似有
横蹷之象也周則謂此俎之横者為距椇枳之樹其
枝多曲橈般俎似之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别為
跗足間横者似堂之壁横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

有房但古制難識不可悉知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謂疏刻之

嚴陵方氏曰梡者斷木為足無餘飾也苟完而已嶡者於足閒加横木焉植為立横為嶡故也椇者既有横木又為曲橈之形則於是為具故也此皆漸致其備也楬豆未有他飾以木為柄若蜡氏之楬而已玉豆則於楬之上又飾之以玉也獻若周官所謂再獻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為初獻矣醢人所謂

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耳以祭祀之豆為疏刻之形則燕享之豆不疏刻矣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此是皆漸增其飾也

山陰陸氏曰椇所謂全烝是也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豆言首竹言籩籩言縢瓦言足

祭統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鐙固足也

長樂陳氏曰般之横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

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烝此房俎也少牢禮言俎距此横距也其高下修廣無文舊圖謂高二尺四寸廣尺四寸不可考莊周曰加肩尻於雕俎之上唐褚遂良曰禹雕其俎士喪禮有素俎盖雕俎始於禹而後世用之於吉凶者文質於是異矣殷又曰椇椇之枝屈而不能伸故殷俎其形如椇故名之房者堂之偏者也周俎之足上下兩間其形象之故曰房俎楬豆楬者木之屬也

以木為之則無異飾楬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獻以言其用 禮書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鄭氏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韍或作黻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韍制虞氏直以韋為韍

未有異飾故服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增以火周人加龍以為文章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故鄭知紱為祭服案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嚴陵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鄭氏曰氣主盛也

長樂陳氏曰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户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士冠有嚌肺而鄉飲鄉射燕禮之類皆有離肺而無祭肺昏禮有離肺又有祭肺鬼神陰

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為主而已禮書

嚴陵方氏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雖有陰陽之異要之以陽為主爾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者焉蓋夏尚黑為勝赤故祭心心於色為赤故也殷尚白為勝青故祭肝肝於色為青故也周尚赤為勝白故祭肺肺於色為白故也必各祭其

所勝者明非有所勝則不能王天下不能王天下則無以致孝於宗廟矣

山陰陸氏曰氏旁出也有虞氏稱氏言堯之旁出堯猶在也夏后氏稱氏言舜之旁出舜猶在也自此以上稱氏以此殷稱人無夏矣周稱人無殷矣此篇言殷周如此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

孔氏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案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鄭知經言尚非也

嚴陵方氏曰明水者陰鑑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猶未厚僅足以為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鄭氏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

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

孔氏曰此經明魯兼有四代之官魯是諸侯案太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襃崇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六十職蓋成

王褒崇於魯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魯備其數也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言之鄭引昏義證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

嚴陵方氏曰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與此不同何也書之所言者據其號記之所言者據其人蓋官有差等而分職不可以無辨職有煩簡而用才或得以相兼故官之號常多而官之人常少故

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盖謂此也以虞氏之官其實五十則夏殷亦其實數而已夏倍虞之五十而百殷倍夏之百而二百是乃所謂夏商官倍也周三百六十此止言三百亦以其實數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亡為言豈其然乎天官言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天子之官得以相兼矣書言周公為師則三公之職也又言周公位冢宰則六卿之職也豈非相兼者乎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不

置是矣盖魯用四代之禮樂惟得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若禘禮有山罍而無大尊夷樂用東南而闕西北皆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有虞氏官百而言五十夏后氏官二百而言百以著積隆有漸魯乃今得兼用之非實數也與魯頌同義

慶源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夸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鄭氏曰綏亦旌旗之緌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緌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縿素升龍

於縿練旒九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夏既綢杠以練又以練為旒殷刻繒為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前經云簨虡既以崇牙為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鄭云恒也周亦武取天下殷既以崇牙為飾周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用牙也周以物為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以輤柩車前文崇牙璧翣是飾筍虡此與夏后綢練連文故知喪葬之飾鄭引周禮證葬有

旌旗及翣之義天子八翣禮器文諸侯六翣以下並

喪大記文

嚴陵方氏曰崇牙與樂之所設其名雖同其用則異

公西赤志孔子之喪曰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

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正謂是矣

長樂陳氏曰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

有璧翣與筍虡同者為欲使勿之有惡耳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鄭氏曰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曾三君弑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孔氏曰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之於後美大魯國據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據其

多者言之耳亦有但舉三代者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作記之時是周末惟魯獨存周禮故以為有道之國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宗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故詩述四篇而作頌語稱一變而至道孔子舍之而何適齊仲孫則言未可以動韓宣子則美其禮吳季札則嘆其樂王氏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德而報之以人臣所

不得用之禮樂此明堂位之所以作歟然而居人臣之位而用天子之禮樂是法之變而已非法之常也聖人由是即其間必寓之微意雖致其隆亦每存乎殺焉是以雖承周公之祀而受魯侯之爵郊禮旗用日月之章而闕弧韣之旗禘禮灌用特祭之黄彛而闕間祀之虎蜼獻用常祀之犧象而闕間祀之大尊灌器言圭瓚而不言璋瓚夷樂用昧任而無離禁社言春而不言秋省言秋而不言春於朝天子之年或

闕春祭有大廟之制而無明堂以至有庫門而無臯門有雉門而無應門有木鐸而無金鐸廟止曰世室學止曰頖宮此皆隆殺之意也由是觀之聖人之制作也豈徒然哉學者不可以不察

金華應氏曰有真賜之以備物而他國不得齒者郊禘之盛禮是也有例頒之常典而他國未必不同者如礿嘗烝社之常祭是也有真畀之以寶玉而視他國為特優者崇貫之鼎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

也此其器固遠傳乎古他如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虞夏周之尊罍則皆用其制度而已如虞夏商周之官則亦汎記其多寡之數而又未必用其制度也

山陰陸氏曰以為以為如此而已是故亦緩詞也文雖少褎其詞如是與失之誣者異矣

慶源輔氏曰傳謂傳説也盖言久矣天下共傳説魯國之有禮法也云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弑也雖曰隱惡不若不言之愈也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桓公宣公之事欲附會而不可得遂併記婦人髽士有誄之事以言禮之變謂此書為近於誣若然胡為列之記乎禮記雖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桓宣之弑不應滅裂不知至此吾嘗證吕覧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為在平王之世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緝而載之所以不及弑事其說尤可信不疑也非特此

而已且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若果出於成康及周公之身安得所謂魯公武公之廟乎乃知事有在目前歷千載而弗誤者雖聖人猶然而況其他此不獨可辨明堂位之非誣尤以成吕覽之言而證成康周公之無違禮也

禮記集説卷八十